何氏類鎔

十二之四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三〇四〇 號
一九 函
一三 架
一二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三〇四〇 號
一二 冊
三六七 函
一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40
册數 12（5）
函號 367 43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二目錄

禮儀類

禮　朝會
讌享　郊祀
封禪　明堂
辟雍　學校
釋奠　藉田
親蠶　曆
冠　婚
喪　祭

淺草文庫

葬

謚法

友人俞廷諤
林有麟
門人陳繼儒
史可鑑
男　何如召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二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禮儀類

禮

蓋聞乳童拱手則人莫不悚容牧豎折腰則人莫不歛衽有主賓之敬則雖黍而可爲大烹有淑順之容則荆苧而可行婦道此在細民末俗不能斯須去禮如此而況有天下國家者乎夫禮上下之紀綱而乾坤之經緯也其事則朝聘冠婚喪祭射饗其用則朝廷郊廟學校閭門其物則圭璧冠珮俎豆弓矢贄幣

車輿其容則齋莊恭肅剛毅雍和欣歡㦖戚其倫則君臣義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朋友信其效則冠履嚴尊卑定嫌疑決天地事鬼神寧而古先帝王者如女媧作巫以交神人伏羲作媒以交男女少昊作謁以通上下神禹作譯以通華夷顓頊始創大田行射獵軒轅始制巡狩設里隣堯始爲燕享冠婚舜始爲賑膰弔慶而凡教令服色鄉飲蒸嘗族姓人倫朝聘正朔皆自帝王爲之故君國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也朝廷有大典不必蕝野外之儀也禮三老於明堂夫非所以教孝禮五更於太學夫非所以教恭曾秉周公之禮文可以保存其國晉守唐叔之禮法可以經緯其民王吉爲諫議而述舊章行將仁壽一世韓公爲穎川而執俎豆意在冠冕諸生漸其化則紫服尚變乎齊風因其宜則章甫難施于越俗所謂禮之本出于民情聖人特利導之禮之器出于民俗聖人特節文之而已不然者如張曹爭論于漢世荀摯競鳴于晉時房玄齡長孫無忌韋公肅王彥威之于唐劉温叟盧多遜賈昌朝尹師魯之于宋非苟爲因襲則務爲新奇非迭相異同則互相去取其于先王之禮果有合乎否耶君子其毋輕議禮云

朝會

葢自百靈之侍軒后萬國之會塗山五瑞之輯虞廷九賓之司周室則朝會之禮自古重之所以考績而正刑獻功而圖事肅班而講禮明義而示威訓上下而別尊卑辨等夷而重法度者也故夫天子者履薄海之圖籍受多方之貢琛內以鎮撫臣民外以綏懷蠻貊于是珮蒼璧御衮龍冠通天紆黃組霧開仁壽之殿雲遶承明之廬霞飛雙闕之光霜霭九衢之潤金兎尚猶懸魄銅龍方欲啓扉翠烟徐拂高旌淑景偏輝雕輦風飄陛戟露濕門旂庭燎含薰雞人唱旦

森環侍衛響觸璁珩俯首委皮剖懷薦璧覲天顔于五位祝聖壽于萬年鸞簫韶于九成備象舞于六代聽鴻臚之傳語聞司士之鳴鞭厠呼韓之班行叙君長之蕃望皇皇焉穆穆焉蹌蹌焉濟濟焉信中朝之盛事而天下之壯觀也遡惟秦漢之主以逮唐宋之時其載在史書稱爲朝會者或于未央長樂或于宣德甘泉或于建始承天或于東堂太極或于紫宸宣政或于大慶乾元或厚賜裝錢或特造邸舍或重修儀註或時入起居三公輿載于殿中諸王輦迎于闕下御史序官于甎道學士定制于新圖酌雙日隻日之期標六叅九叅之目列晨賀晝會之號立文東武西之規班以玉笋蛾眉賜以緋衣魚袋雖攷其輝煌大業不無遠遜前王而跡其補輯遺文固亦猶存古意者哉

讌享

在昔唐堯之享貳室夏啓之享鈞臺周文之飲鎬京穆后之飲滈水伐木以宴故舊湛露以宴諸侯皇華以宴使臣棠棣以宴兄弟而嗣後宴將帥騎士則於曲臺於還蜀宴父老故人則於豐沛於春陵有賜耆臣之宴者則或含章或玄武或集英有賜近臣之宴者則或垂拱或萬春或澄碧宴外夷則在甘泉廣德宴飲至則在五鳳臨軒宴賜酺則丹鳳樓乾元樓宴進士則迎春苑瓊林苑諸如此宴者皆修其簠簋出其尊彝奉其象犧致其脩幣陳其鼎俎選其馨香擇

其柔嘉靜其巾羃嘉肴陵積列几上之瓊瑤旨酒波流泛杯中之琥珀眞所謂八珍羅玉案九醞湛金觴者也蓋自幡幄天開皇宸日麗下輦迎風之館廻輿避暑之宮鋪筵栢梁之前張樂華林之側發艷舞而時移節按新歌而屢上絃樹影懸于蘭臺雲標迥于菌閣月光飛于繡柱燭燄動于珠簾斯時也步武登墀振衣陪席恩優置醴惠踰傳餐綢繆奏宴笑之末歡淹引沾壺樽之餘瀝可稱洪慈霧洽聖渥天浮而與斯宴者不亦蹈德而咏仁含和而吐氣哉聞之宴以示慈惠亦以觀威儀故行出門之恭拜迎以入展至階之敬揖讓而升穆叔不拜三夏之歌乃拜鹿鳴之歌而返管仲不受上卿之饗竟受下卿之饗而還季孫之饗於晉侯而籩豆有加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郤至之饗于楚子而地室有懸也未及登奏而遂馳歸於其歲飫而不倦時宴而不淫也所以卜萇弘之有後於其先君而無辭聞過而無悛也所以占孫子之必亡下君子於是乎可以知人可以知禮矣

郊祀

葢自龍官弱言之后合揆于蒼冥烏紀垂衣之君昭格于上帝故成周于正歳之首他事未遑而上天之郊此祭獨舉郊祭者先王之所以大報天也其月以建子其日以上辛其牲以犢其玉以蒼璧其幣以丈繒其器以瓦其爵以陶匏其席以藁秸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而雲和之琴孤竹之管雲門之舞於冬至圜丘奏之至于樂六變而天神降祀禮成矣王者之出而郊天也其精意不勝兢兢而其禮儀亦豈草草者哉必也上稽龍縣下閱龜謀合啓蟄

之經法用駢之禮協竹宮之拜叅祈穀之文配天道
尊迎陽義重籠堯稱拱跨舜論韶飛廡鼓舞于入維
豐隆振揚于九野祝融穆以肅侍陽侯澹以中停于
時日曜形精天澄翠色青氣搖社白雲入房顏倫奉
輿義和案節六宗隨兆五綿陪營九賓相儀百神受
職繚垣虹合覆皇邸以慶煙参途電轟籠組帷以艾
景六龍蔚其齊滕雙鳳矯以聯飛而皇帝乃襲大裘
彰晝黻端玉珽肅珠旒陟三陔而積高啟四門而疏
陛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藉以白茅酌以元
瓚盥以明水薦以香羞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

祠絕宗題之次更侑而廼嘗于是涓熈紫壇聆響鸞
路升燎之夕神光燦爛于華庭歆福之時慶靄芳菲
于玉掌產百斯祉衷萬斯禧葢運謐時雍鶯鷺共修
其文德而塵清世宴虎兕無用其武功矣
粤自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葢郊必祭
稷而以其祖配在昔公羊言之而漢唐宋以來亦各
以其祖配之矣故立祠于甘泉主神于西時先類于
太乙定祀于洛陽移建于鍾山始營于委粟迎氣于

四立倡說于六天十兆于五郊親享于四室定禮于
三等畢獻于五供設之以重案重罍張之以大次小
次聚庭議于分祀合祀倣故事于元始元豐築二陛
四陛八陛之壇卜用丙用巳用庚之日序太陽少陽
之位擇亞獻三獻之官臨昭應宮景靈宮玉清宮徳
壽宮御升侑殿精誠殿朝元殿天安殿有大禮使儀
仗使鹵薄頓遞使有神位圖行禮圖從祀星辰圖官
多在內壝外壝之間神多在天郊地郊之列爲發祥
流慶觀徳降真之舞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之音或
一年而祭者二一年而祭者三或一歲而祭者七一

歲而祭者九于時雲蓋函䈬以張蓋春葳蕤以建旂月
窟黒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屛玉軑以蠼略降
帷宮之綝纚侍衛轇轕而周廻衝牙鏗鏘以將集諸
列聖以烝衎總萬靈而賓筵休氣回復于其椒䔢泉
滋滲于其陛設天宗之六席授長發之二球升壇而
和景晏温迄事而神休寵賚豈不動無廢禮而休有
烈光哉弟攷之宋時之郊費景徳以六百萬皇祐以
一千二百萬治平以一千三十萬而渡江以後其所
費金銀錢帛絲綿之數益且不貲惟咸平之五年熙
寧之元年始革侈靡務從減省後世之議郊祀者如

以先朝舉動爲必可師而毋以近代帝王爲不足法
即此儉德亦足儀刑可以進而爲黼座箴矣
圜丘泰壇以祭天方澤泰折以祭地祭天曰燔柴祭
地曰瘞埋而古者祭天于圜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方
澤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
也葢分祭天地之說于周禮見之故夫冬至夏至別
其時蒼璧黄琮異其器四圭兩圭辯其數六變八變
殊其音說者以爲分祭是而又有爲合祭之說者則
由周禮而遡之虞書禋六宗類上帝望山川徧羣神
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則天非地之所敵而又若

合祭之爲是者如光武合祭于雒陽明皇合祭于開
元而自漢迄唐其間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帝
太和周武帝建德之朝隋高祖開皇唐睿宗先天之
代而宋元祐之議北郊也蘇軾主合祭從者五人劉
安世主分祭從者四十人故終宋之世合而復分分
而復合此其說可按而覆矣夫天與地對皇天與后
土同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並是天
地猶父母而南郊北郊隔歲而更於理非順天地分
冬夏而先地後天越次而食於事非宜安得以合祭
始于新莽遂以人廢言而謂之非禮乎議郊祀者其

有所折衷可也

封禪

蓋聞揖遜受終必有至德于天下征誅革命亦有大功于生民是以王者巡狩邦國至方嶽之下而封禪焉崇其壇宇故謂之封明其代與故謂之禪封禪蓋因天事天而增其高以報天因地事地而加其厚以報地乃獨以封禪泰山云者則以泰山為五嶽之宗羣神之主也泰山之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其可識知者七十二家其最顯著者十有二氏而自宓羲周成以後秦皇漢武以來或于肅然或于高里或于中嶽或于石閭或于介丘或于太室或于社首或于

梁陰或于嵩高或于梁父獲汾鼎之瑞乃議升中閱
河圖之文是思紀歲因六合之全盛遂詔蹕而時巡
以累年之太平輒封巒而展禮一茅三脊以為藉鄗
黍北禾以為盛飛禽奇獸以為加元酒生魚以為薦
倣射牛之事追縱雉之踪續封松之文踵勒石之跡
詔八神以弭策命千乘以警塗馳萬歲以傳呼置五
車以存號山川氣象悉擬其真形羽衛威儀咸稽其
故實編珠毓貺藏之以玉牒玉龜緘石凝禎纏之以
金繩金縷當斯時也晝有白氣夜有赤光日有重輪
雲有五色玄霜降霱于宮樹珍露呈味于禁林嘉禾
芝草陳于輦前休氣祥風迎于壇上自謂蹕入九之
遐武人稱踐三五之𣀔猷其於封禪書所云建昭號
施尊名封禪儀所云蜚英聲騰茂實者然乎否耶說
者謂東海神僊之求竟成虛幻祥符天書之降終涉
渺茫司馬氏之遺稿曾無此書魏鄭公之力爭極言
其弊後世人主每諱言之而亦每浮慕之吁此可為
殷鑒也已

肆朝東后事載虞書陟其高山美宣周頌故夫鳴鑾
日觀接蹕潛郊陳金石以奏音執豆籩而享帝鄗上
淮南之使命結軌璧門西鶼東鰈之譯文相望道路

開函而閉以金匱藏牒而覆以金泥白雲紛紜上浮于石磩神光焜燿下燭于柴壇激彼天波騰茲璽誥淋漓丹篆稠疊寶符此秦皇漢武之大度雄心稱爲盛德事者也晋武帝時有上封禪議者詔曰此事所宜未議宋太祖時有上封禪書者帝曰此事何足以當斯亦可謂謙讓未遑者矣

明堂

明堂在黃帝則曰合宮在有虞則曰總章在殷人則曰陽館而在周室則曰明堂明堂者所以感天地通神明順陰陽出號令聽朔而布政策勲而獻俘者也其制上圓以法天下方以法地八牕以法八節四闥以法四時九室以法九州十二座以法十二月三十六戶以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以法七十二風有九筵七筵有左个右个垣方在內而璧水周在外而洋洋或名蒿宮或名重屋或名世室或名玄臺而周之有明堂也天子負扆而立臣工北面而朝羣公侯

伯子男之班皆以次歷階而上五服蠻夷戎狄之國皆自外闢門而升而于時乃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饗上帝焉其外戶不閉者所以示天下不藏其土木不文者所以示天下不侈制良善矣孟子當戰國時尚虖齊宣之問而知為王者之堂若乃嬴秦事不師古烏覩所謂明堂者而問之哉浸尋漢帝而立明堂于泰山汶上又立明堂于長安城南或作之于元始年中或作之于太乙祠下揔之規摹固多宏遠其于祭祀亦復舉行隋世無明堂寓于雩壇以祭唐初亦無明堂寓于圜丘以祭已而高宗欲分萬年縣置之而以議者紛紛不果其間如北齊欲為五室後周欲為九室而終弗克就也梁陳之際皆為小殿十二間佐室五間雖就而亦非舊制也宋至開寶而于西京立明堂殿至皇祐而以大慶殿改明堂創為樂舞之名新制禮神之玉迄乎政和在御始得明堂告成御製有上梁之文御書有扁額之字而且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可謂祀帝享親庶几制禮作樂若彼三君者奈何以叔季之主而遽少之也乎後之欲為明堂者何如必也憲乾度房星之位規汶陽玉帶之圖或倣考工孝經或倣周書月令或依泰山盛德記或依獻

王三雍篇則大工可成大禮可就而若蔡子戴氏諸家言人人殊俱無足取焉耳已

辟雍

辟雍何以名也王者作圓池形如璧實水其中四周于外以圜壅之上以象天下以象海而居之以修禮樂宣德化者也周文武豐鄗之地皆置辟雍以為大射行禮之處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其制甚隆矣漢承秦後高祖既嘗撥亂文景務在養民而稽古禮文之事闕如即武帝表章六經辟雍且未之立而況其他乎永始中劉向嘗請興辟雍矣曾下議而事不果行其後以丞相司空奏請而興之者乃王莽為宰衡之時也永平中張純嘗請

建辟雍矣方具奏而未及上其時以三公太常議同而建之者乃桓榮爲博士之日也史稱帝即位親行其禮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諸侯登靈臺以望雲物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享射禮終袒割事竣而帝且正坐自講于上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圜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蓋至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匈奴單于之子亦遣入學穆穆焉洋洋焉豈非熙朝之盛事而生民之壯觀也哉未幾而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頽廢不修書生罹黨錮之災長安遭焚蕩之禍已不必言而魏正始二年之所行者辟雍太牢之祭晉泰始六年之所舉者辟雍鄉飲之儀唐世有請以國子監爲辟雍者迄無成議而至宋崇寧初建辟雍外學倣外圓內方之制爲屋一千八百七十餘楹乃于幸太學之後隨幸辟雍而賜司業以手書賜學官以章服此在叔季之世亦可謂崇儒術與教化之賢君矣

學校

泮水采芹君子以是知魯之所以盛青衿城闕君子以是知鄭之所以衰爲天下國家而欲化民成俗也必由學矣虞有上庠下庠夏有東序西序殷有右學左學而周則兼之有米廩有東膠有瞽宗有天子辟雍諸侯頖宮而民間之學又徧天下則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者也教之以三物三德教之以六藝六儀其秀異者升之司徒升之國學其不率者移之郊遂移之遠方當是時彬彬全君子之行濟濟成多士之風豈無自而致然哉自後一驟于春秋之功利再驟

于戰國之縱橫又燬于嬴秦之煨燼學校久矣其荒蕪而漢高詩書不事禮樂未遑亦復闕焉弗講武帝表章六經興起古學元帝雅高儒術增設生儒延至成帝而天子多太學弟子至三千餘人學校可不謂盛歟然董仲舒勸設庠序而言不行劉向勸興辟雍而事不果文翁校官僅立蜀郡延壽文學弟行頴川而及其亂也禮樂紛更典文殘落博士或自賃作者有之而又何取于西京也光武投戈講藝論道崇儒明帝重傳尊師臨雍拜老延至質帝而天子常鄉射享會至三萬餘生學校可不謂盛歟然覧政者薄于藝文而無其實倚席者疏于講讀而失其官朋徒玩惕視爲虚拘黌序頽類鞠爲蔬圃而及其衰也儒者風徽黨人禍起高名輙至禁錮者有之而又何取于東京也嗣是太學立于晉之建武國學立于晉之大元四學立于宋之元嘉五館立于梁之天監露門學立于後周之大象四門學立于後魏之太和而隋開皇盡廢天下州縣學惟存國子一所猶幸而煬帝之復開之也唐之盛時有弘文館太學國子學以處皇屬之天潢有廣文館律學書筭學以處臣民之俊秀甚而七營飛騎亦置生徒四夷諸蕃皆遣子弟所謂

家有洙泗戸有鄒曾殆庶幾焉而其後爲學宮者則朝雨流潦夕天羅宿爲學官者則冬暖號寒年登啼饑矣又何言哉宋之盛時增修黌序而有太學宗學武學以分其流廣聚生儒而有上舍內舍外舍以升其等甚而御製親題爲贊爲榜乘輿臨幸至再至三所謂豐芑之仁棫樸之盛殆庶幾焉而其後修文藝者則月書季考但課工拙修德行者則齋堂規罰徒置屋壁矣又何言哉歷代之學校興廢廢興大較若此君人者奈何而不謹庠序之教也

釋奠

古昔之時諸侯始封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又有所謂釋菜者釋菜無樂而釋奠有樂釋菜無幣而釋奠有幣釋菜釋奠皆禮之畧而釋菜又畧矣蓋釋菜主于示敬而釋奠主于行禮也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享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而又各取左右四聖輔成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降而漢代嵩門擅業禮有高唐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當時號爲先師祠奠于學若孔子在明帝永平中雖有郡邑學校

之祀然與周公並列而位號尚未之正也至章帝元和中過曾祀孔子太牢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此爲祀孔子之始而魏正始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此爲釋奠太學之始矣晉太始七年元康三年之釋奠也皆在太學晉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之釋奠也皆在辟雍魏黃初修孔子舊廟于曾郡而塈之以豐碑魏太和立孔子新廟于京師而謚之以尼父晉時太子通一經而必釋奠者每歲春秋以爲例隋世國子當四仲而皆釋奠者每月上丁以爲常唐之武德二年以周公爲先聖而配之以仲尼唐之貞觀三年以仲尼爲先聖而配之以顏子在唐開元之朝圖七十賢二十二賢于廟壁至宋建隆之代設十六戟二十四戟于廟門若祥符元年之詔則載懷元聖用表欽崇車駕行酌獻之禮而仗設黃旄有司定肅揖之儀而躬親展拜製爲贊頌而刻之石上召見子孫而撫之御前謚文宣而加之以王玫稱至聖秉木圭而易之以玉特賜桓圭蓋當釋奠時所以尊禮吾夫子者可謂至矣極矣無以加矣史稱唐上元初尊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爲十哲而春秋釋奠祭典乃與文宣王等豈以孔子删述六經功垂萬世而

太公以縱橫三畧績在一時者可與之齊驅並駕乎哉固宜其旋舉而旋罷也

釋奠之禮雖畧乎而當其時行之亦非草草者天子展金輅而下辟雍睟玉容而經槐市於時設壇爲殿張幕爲宮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掌禮則有宗伯辨位則有有司初獻亞獻終獻之官則有祭酒司業博士陳牲牢器幣之數備俎豆干戚之容設筐篚于兩廡之間陳樽罍于阼階之左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若漢世之趨墀如周朝之誾豈胄子奕奕樂生祁祁方領恂恂圓冠濟濟揖遜乎詩書之府從容乎義禮之門觀光者學猶蕣苗環聽者化若偃草可謂孔庭興業闕里增榮入其廟而注耳和鑾之聲綴其班而側身童甫之列斯亦快覩其盛樂觀厥成者矣

藉田

藉田者王耕一撥而公卿大夫三之庶人十千其耕終之穫則御廩藏之而民之供給于此焉需國之粢盛于此焉在也故當農祥晨正之候獻歲發春之時瞽告協風天零靈雨陌阡繡錯原隰龍鱗人皆望杏開田瞻榆履壠輣聽鑾駕車之響旋看金駕之光于是五輅奮其雷驅千輪紛以霧轉絣轅馳而雲擁翠幕敞而烟平三農鼓舞于巡行四野歡呼于警蹕遂使野廬掃路甸師清畿封人壝宮掌舍設位而天子冠通天服衮冕馭蒼駟執鎮圭太僕執轡于先常伯陪

乘于後穜稑之種獻之皇后播植之器𡆞之司農躬
遵綠疇親秉黛耜率先千畝爰事三推載御耦于介
閭脉陽和于壓左三時借民之力長闢甫田終歲爲
神之倉永儲嘉粒我黍我稷薦之則鬼神享其馨香
斯倉斯箱散之則億兆資其利澤斯不亦社稷生靈
之福而豐亨豫大之休也哉故知國家之重事惟農
帝王之勤農惟藉議耕藉之禮者尚其有所考鏡焉
後世帝王藉田之耕始自漢之文帝而嗣是或耕于
勾盾或耕于上林或耕于定陶或耕于鉅定或耕于
鄴下或耕于平城或耕于下邳或耕于興慶或耕于

洛或耕於懐或爲壇於阡之西階之南或擇地於郊
之南洛之壮或乘輿之玉輅代以木輅或御牛之青
絲代以青麻或罝先農臺端拱臺帝壇臺或起祈年
殿觀稼殿寳岐殿或設藉田令乘黄令廩餼令或作
先農壇御耕壇帝社壇或手種數區或趾移百步或
十二畦而止或十五里而還重祖宗親耕之器命爲
秘藏勑守令勸農之行永爲故事觀公卿而賜以勞
酒賜以幣帛祀神農而配以后稷配以勾芒議依政
和之新儀勑成鹵簿詔去耒耜之雕飾改造有司御
製撰藉田之詩宰臣撰藉田之記爲豐和之舞二變

爲儲靈錫羨之舞三變作社稷之歌三篇作迎神送
神之歌一篇以彼數君賢者在飫思饑在豐念匱洞
察人民之疾苦深知稼穡之艱難以故天零甘露而
如醴如飴日抱黃雲而如龍如鳳瑞雪之降至于盈
尺嘉禾之生幾不絕書其徵應良不虛而其感孚亦
非偶矣

親蠶

葢聞漢庭之熙洽蠶常被阜以生考唐室之隆平蠶
亦食槲而化况乎氷蠶之繭有五色之文蕪以園客
之絲有如盆之大葢化由天造無煩熯室之居成匪
婦功不假柔桑之育者也至乃禹敷兗土叙文篚於
既蠶周述豳風首懿筐於載績則所謂古者天子諸
侯必有公桑蠶室而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
之服者矣是故分后妃之繭布之三宮禁婦女之觀
養之千薄因付玄黃朱綠以爲黼黻文章葢蠶畢而
肅薦繭獻繭之儀服成而虔先公先王之祀誠重之

也後世仁明英賢之主配以貞靜淑順之妃其育元
蠶也或于東郊親或于西郊親或于北郊親其祭先
蠶也或以太牢祀或以中牢祀或以少牢祀開掖庭
之局建延福之宮立採桑之壇起親蠶之殿擲為繭
館繭觀置為蠶宮蠶坊有採五採九之桑條有在東
在西之織室每攝祭于壇上常養蠶于宮中而時當
鳴鳩醉椹之辰戴鵀降桑之候則有巫咸考日太卜
獻禎尚功奉鈎司製進笥翟扇列而容裔皮軒擁以
參差亦有萬騎千輿亦有金鉦黃鉞遊青蚪於左角
步綠螭于右隅皇后乃乘雲母之車駕六騩之馬張

青羽之葢建九斿之旗飾具步搖衛陳鹵薄將軍之
妻參乘太僕之婦御輪爰詔宮人式親蠶事綠繭既
具元絖始修倣繅手之三盆供副褘之六服以示中
外以彰儉勤以備粢盛以昭孝敬始也執婦功于川
室既也尊毋範於椒幃遠可以不愧姜任近可以有
光樊衛豈不猗與盛哉

曆

古聖王之造曆也察紀律之行觀璣衡之運原星辰之次舍窺晷景之短長于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而五行建中朔正而四時成固先王所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是故高辛受命而重黎說文唐堯統天而羲和立軌夏后握圖而昆吾列職成周改號而萇弘分官自後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閏分乖次而罕識孟陬失紀而罔知曲技雲浮疇官雨絕曆之廢壞也久矣漢魏以來或用三統四分或用二法五紀或用正光正

統或用元始元嘉或用大業大明或用天和天保或戊寅而甲子或寶應而宣明或長慶景福而崇元或開皇永昌而乾象蓋漢之曆凡四變而不能易司馬之太初唐之曆凡九更而不能易一行之大衍宋之曆凡二十氏而不能易元會運世于邵堯夫元之曆凡兩三家而不能易歲差定朔于郭守敬蓋皆發振古未探之象緯摹大鈞莫測之情形究天道之玄微開日宮之軌憲鐵炭輕重寒燠不違其宜灰箭飛浮陰陽不爽其度雖容成再出何能添黍累之功郎壽王重生安得議分毫之失如循其術千歲之日至可

知若摭其圖七政之天心不遠以此肇之爲履端之業而傳之爲司曆之須豈不猗與盛哉說者謂景象皆動動則必差歲年迭更更則必異故時窮而變法久而通曆有不容不易者善乎劉洪之言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行未差無以知其非未驗無以知其是非然後改之是然後行之嗚呼造曆者此爲至論已

冠

男子二十而冠冠者醮于客位筵于廟門禮謹三加儀終一獻彌尊之以諭其志始字之以敬其名所以明著代而慎令儀責成人而備適子益冠而後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自冠而見于母母拜之矣見于兄弟兄弟拜之矣又以贄見于卿大夫鄉先生矣唐有孫昌嗣者冠子于禮廢之後以告卿士宋有尹穀者冠子于城危之日以見先人即士庶之家兢兢乎冠禮之爲重如是而況有天下爲帝王者乎攷之君之冠也行之以祼享之禮節

之以金石之樂處之以先君之祧而初加進賢旣加爵弁次之又加武弁次之又加通天上以令辰被茲元服故周有成王之冠頌作于祝雍漢有昭帝之冠辭見于元鳳或太常持節或天子臨軒或鴻臚爲贊司徒爲賓或常侍加幘太保加冕列以黃麾細仗引以幡節鐃吹或行禮于文德殿前或視朝于重明門外或賜臣下以金以帛或賜人民以爵以酺當是時端然玉粹之姿豁若淵冲之量啓嘉會于中闈動歡聲于紫宸我衮冕以黻黻韠華纓而粲粲長移悼齒上其爲明類長君永棄童心願其爲聖神文武其于

祝文之所稱欽若昊天率尊祖考敎戒之所稱古訓是式大猷是經者蓋儀節方陳而箴規已具矣

婚

按禮男女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相爲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厚其別而婚禮成焉所以合二姓之好締百年之歡上承宗祧下廣嗣續也是以婚禮若納采若問名若納吉若納徵若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中拜迎于門外而當其婚時婿且執鴈而入奠鴈而出綏輪而歸同牢而食合巹而酳蓋其重矣如宋地之女三齡婚姻已結宜陽之男六歲伉儷預諧白璧種于懷中誰云楚南齊北赤繩繫于足上何論國富向貧佇看魴鯉之

求適合鳳凰之兆用玄纁而束帛有美大夫之儀繫烏羊以提壺非加田父之禮亂離而欲覓佳婿見老奴于玉鏡臺前貧賤而求婚富人得寡女于席門轍下戴良之嫁五女薄治衣裝劉瓛之娶九姨專奇骨相即侍侯高朗鑑吾女豈嫁凡夫將同王珣公許是兒何如子敬家風儉約安慕羅幬之爲華聘物清眞無妨荆釵之爲薄故娶婦而未備六禮者不能使貞女之行爲婚而專論貲財者不能逃虜夷之誚也若鄭公僑丰姿美發之夫有邑尉者許妻以女及登第尉已捐館矣而卒娶其孤女爲妻孫明復山林寂寞之士有相國者器重其人即當年孫已衰老矣而竟以其少女爲配葢鄭公之娶妻不以存亡易念李相之嫁女不以老少爲嫌如此二事者則豈非前代盛德事哉

喪

夫人有生則有死有死則有喪凡民之有喪也尚猶匍匐往救而剢乎卿士大夫之家兄弟之有喪也必且原隰是求而剢乎父母終天之恨其禮可弗講歟故居喪者殮之以蒲以葦在阼在戶殯之三日五日東階西階置靈床設魂帛陳奠具懸銘旌其惻怛如斬而悲痛在心其憭戚若苴而憂悼在貌扶之以竹杖桐杖服之以斬衰齊衰哭泣則有往不反而哀發于聲音應答則有唯無對而哀發于言語其寢與間寢苫處塊而不遑起居其朝暮間啜水茹淡而不甘

飲食自視含以至視殮自小祥以至大祥自讀喪禮祭禮以至樂章自持凶服練服以至禫祭揔之以哀爲主有戚色亦有慘容以禮爲防無太過亦無不及所謂始死而充充如有窮也既殯而瞿瞿如有求而弗得也既葬而皇皇如有望而弗至也所謂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也所謂往而如慕反而如疑也此喪之說也若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暫令酒肉入口而疾瘳復初若年五十不致毀年六十不毀七十則惟令衰麻在身而飲食處內如擅弓所載者是又以居喪之禮而權之乎老疾之人未可以執一論矣彼夫朞功之喪緦麻之服又非所論于此也至于餘哀古不經見即在禫服之時承重禮有明文非如世人之說則別有考證另爲序說以俟知禮者覽焉

祭

聞之禮有五經莫重乎祭宗廟祭有十倫莫重乎交神明故齊戒以致齊質明以從事霜露既降履之而其心悽愴雨露既濡履之而其心怵惕于是乎春有祠夏有禴秋有嘗冬有烝而祭行焉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子之將祭也慮事不可以不豫具物不可以不周凡陳設器皿之類虛中以治之奉承以進之宮室既修墻屋既設禮樂既序俎豆既羞備小物則有陸產之醢水草之菹備美物則有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省牲而滌器具饌而設蔬有初獻亞獻終獻之

儀有參神降神辭神之節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
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其入室也儼然必有見
乎其位其出戶也肅然必有聞乎其聲僾愾之氣不
設于身矜莊之色不絕于面當祭之日洞洞屬屬如
或不勝及祭之後遂遂陶陶如將復入此禮所謂孝
子之祭盡其愨而愨盡其信而信盡其敬而敬者也
於時諭其志意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庶或饗之矣而
豈矯誣也哉彼夫臨祭而跛踦者君子謂其失禮將
祭而亡牲者聖人知其必亡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
義惟賢者能受祭之福詎不信夫後世公卿之族不

立先祠士庶之家鮮嘗祭服從侈靡者既不可以為
法而尚簡陋者又不可以為訓嗚呼 非秉禮而正俗
者其奚望焉

葬

葬之爲言藏也藏而使人不得見也自凡遠蔂昇燧人積薪以後軒轅始置棺而夏禹又加土聖戚湯復置槨而周公又立墻垣伊尹始造墓宮周武始作隧道是故衣周于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而於是乎葬行焉古昔帝王聖賢之葬者或於橋山穀林或於廣都馮翊或於蒼梧雷澤或於藍田長安或於峨嵋雲陽或于杜中泗上而江陵有昭王之墓臨淄有桓公之墳址邛有漢王之陵會稽有滕侯之隧三齊有壯士之壘樂池有淑人之丘閭盧有三女之

封南野有百夫之穴淳于之善諢驛留侯之龍首原董仲舒之馬陵楊子雲之玄塚衛青之銅槨滕公之佳城葬之說畧備此矣若陶侃之葬爲三公周訪之葬爲刺史种放之葬爲將帥毋丘儉之葬至滅族郝處俊之葬至焚屍李英公之葬至斵棺禍福灾祥歷歷有徵應一至此乎它若陳思之臨東河也唐玄之幸橋陵也喜之若將終焉遂爲空穴之地可謂奇矣趙岐之造壽藏也王樵之營繭室也處之皆預卜焉視爲安樂之鄉可謂達矣昔曾有送死以寶玉者孔子謂其暴屍中野示人奸利之端似乎厚葬爲非薄葬爲是而張侍中之葬多金玉發者得之而全其棺晏丞相之葬無貲財發者怒之而斵其骨則又以厚葬免禍薄葬受殃所不解耳

謚法

謚者死後之稱蓋累生平之行而謚之所以易名而亦所以尊名也古者善有善謚惡有惡謚善惡相半則有中謚此先王操其權于慶賞刑威之外以一人示勸懲而定其品于斧鉞華衮之間以一字明褒貶雖其身已死而其名常存使天下之爲人君者不得私諸其臣天下之爲人臣者不得私諸其君天下之爲人子孫者不得私諸其祖父蓋周公制謚之意其風世微矣乃後世之謚有美而無惡則徒取其尊名之義而失其風世之心是故古以美謚爲榮以惡謚

爲辱而今以失謚爲辱以得謚爲榮者之何而曰朝廷公典也按謚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人無爵故無謚而夷考春秋時有君及卿有謚而大夫無謚者大夫亦有謚者卿亦有無謚者有君臣俱無謚者有生而預謚者有死而三謚者有生而有美號出奔而有謚者而漢制有嗣侯亦謚三公之貴皆不謚者晋制有有爵而謚無爵而賢亦謚者婦人之有謚也始于周穆王毋后之有謚也始于漢明帝處士之有謚也始于秦符堅而處士之有私謚也始于曾黔婁宦官之有謚也始于東漢孫程而蠻夷之有謚也始于東漢莎車國若漢之所謂惠景也昭宣也明章也豈盡出于溢美之詞其所謂哀也桓也靈也豈盡出于掩惡之論而蜀漢先主時法正而謚也諸葛亮而謚也費禕而謚關張而亦追謚也然耶否耶唐時以蕭瑀之秉性猜忌謚曰肅矣而又改之爲貞褊宇文士及之居家侈肆謚曰恭矣而又改之爲縱封倫之罪暴有疵謚曰明矣而又改之爲謬皇甫無逸之忠孝有議謚曰孝矣而又改之爲良許敬宗之姦邪而謚之恭韋巨源之阿附而謚之昭張說之侮慢而謚之文貞楊綰則先擬文貞而賜謚文簡也李吉甫則先

擬恭懿而賜謚忠懿也陳叔達之帷薄先謚醜而後謚忠也于頔之殺戮先謚厲而後謚忠也韋綬之太畏慎而謚曰通醜也高瑗之多蹊徑而謚曰刺也向敏中之逢君惡而謚曰醜也終唐之世而追謚者一人曰徐有功終唐之世而失謚者一人曰李德裕夫德裕追謚有功爲賢者吐氣而豈意身之不及謚乎他若令狐運非有殊勲而褒之疑于太恕崔戛之所以不平也呂諲未有失德而靳之失于太苛嚴郢之所以不服也至宋而如夏竦之辱身者改文正而謚文莊矣如秦檜之誤國者改忠獻而謚謬醜矣史浩者改謚文定矣史嵩者改謚忠肅矣大抵宋世無不謚之宰臣而宰臣亦無不美之謚即陳塤衛涇號爲亢直然亦參一二侍從子孫陳乞者而豈能犯執政如唐人哉乃如楊億以四品而謚文岳飛以賜死而謚忠武盧從彥以主簿而謚文質徐積林逋以教授布衣而謚節孝和靖先生則庶無遺論耳昔人有言美號必附豐功鴻聲必加茂實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聞其謚者可以知其行而況乎千古以上千古以下美惡有公論是非有公心有公心則腕可折而情不可私有公論則頭可斷而筆不可奪是在風

世者力持之而已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二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三目錄

樂器類

樂　律
鐘　鼓
琴　瑟
磬　笙
簫　笛
箏　琵琶
箜篌　笳
歌　舞

後學錢士𤥟
泰鏡
門人李繼元
王應遴
姪 何如阜 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三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樂器類

樂

夫樂以合情而飾喜蕩穢而滌邪昭德而表功移風而易俗故有空桑之瑟雲和之琴霜條之箎洞陰之磬赤簫紫笛玉管朱絃鼉鼓胡笳燕歌趙舞或奏方澤或奏圜丘或張洞庭或張膠葛鈞天而諧絲竹括地而動錞鉦飄揚而翟羽輕寥亮而𪔂鐘徹詩辨六義樂乎八風響匝二重聲流三極順陰陽而感天地

薦郊廟而通鬼神燭日月而風山川化黎民而和邦國昔有搏土鼓考蕢桴削葦管擊野壤隱几而聽天籟操牛尾而歌八風彼豈煩均節貴比排而爲此哉夫亦以太和所在天地不可以藏器象不可以束而至樂從此出焉者乃後世議樂之家則如聚訟矣聚而議五音則元中變半后夔有所不能齊聚而議黃鍾則進退耦奇季札有所不能察聚而議候氣則籥合秬黍子雲有所不能占而獨不見夫鱗羽致鳳凰翔風雲搖星辰變者則亦孰非元音所召和氣所招而彼有目窮于秋毫耳竭于絲粟業專于執籥秉翟

官專于宗伯奉常籍精于舊史新書技精于淸聲別調自謂口壓前哲眼空古人而竟以伎倆聰明漫然雌黃甲乙使天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儀部濩之稱虛傳咸英之實靡記我未見其有當于樂也故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則雖鐘鼓弗考管絃弗陳金玉弗鳴絲肉弗御而樂已在神情內不在搏拊間矣

律

粤自淳古葦籥創覩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伶倫含少比竹乃擅其工虞舜昭華刻玉方傳其美二分二至行于司樂之官九變九成被于和樂之職故律者聖人所以觀四時之變察五音之聲紀其盈虛均其清濁而爲之者也孔子吹律而得羽宫自言殷商之苗裔師曠吹律而得清商因卜晉楚之衰亡在谷者吹之而氣溫可以變寒而生黍望敵者吹之而聲震可以制勝而用兵聽鐸于邯鄲先知響隕聞鐘于洛浦即辨聲乖蓋氣動陽鐘不待金門之

竹而聲依陰管毋勞河内之灰則豈非器取踈通樂
從安樂也乎漢之律事張蒼首創之李延年次第之
司馬遷爲律書以論之京房作律準以定之而司馬
與劉歆之法月律也京房與淮南之法日律也晉志
推筭之則是司馬而非淮南梁武鐘緯之篇是京房
而非班固劉歆之論律呂損益也其言所生所得與
律書正同陸績之論律呂分寸也其言上生下生與
律書特異若杜夔之候管其灰沉而不飛是以定管
不如荀勉而荀勉之暗解其聲高而不叶是以神解
不如阮瞻此皆互有異同不無得失而若祖孝孫張
文收之輩若徐景安蔡元定之儔若鄭譯寶常若竇
儼房庶非不討論經籍上下古今而制未必無訛于
短長應未必無爽于毫忽者則古人以律生尺而後
世以尺生律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而梁隋以來又
參之秬黍遂至器與聲兩失之彼王朴者不得而辭
其咎矣

鐘

八音之列數者惟金爲長金聲之動物者惟鐘爲先其始作之工倕爲之鳧氏架之簨簴掌之磬師有九龍十龍有千石萬石有大而二十五圜又大而三十二圜者有重而二千八百鈞又重而三千五十鈞者有左右各三而相對者有左右各五而相應者有門内擊之而聞廿里者有廟内撞之而聞百里者或自長樂傳聲或自黃河浮動或從山間流出或從車上市歸或無風而鐸搖或空地而嚮應或忽躍而入水或凌波而上舟或鑄以崇業清成或懸以玉堂嘉德

或嘶以大同太極或吼以未央西河有金銀二鍾者擊之而卜其爲吉爲凶有大小二鍾者列之而知其爲鏞爲棧有鍾一枚得于井底者皆奇書古字有鍾四枚在于鄴中者皆龍文獸章有鍾六枚出于崩山者視之皆蝌蚪之書有鍾十二枚出于崩岸者拊之皆清和之韻見異氣于洎州江側識古製于光宅寺中覩舊物于寧壽觀前夢白鶴于岐陽水次總之霜朝飛而窈窕月夜聽而雍容響上聞于九霄聲下徹于九地豈直蒲牢表異銅藻諧聲雉雊呈祥鳳舞叶節而已哉聞之鍾者驟而擊之則武徐而擊之則文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此殆徵之人事抑亦驗之天時蓋至霜降而鳴冬至而擊審聲審音者可以知矣

鍾有撞左而右應撞右而左應有叩大而大鳴叩小而小鳴鑄之于晉莊毀之于齊景擊之于鄭伯迎之于中山賂之于晉侯去之于季札識之于宋沇試之于杜夔人有好讀書者以中宵鳴鍾爲限僧有喜得句者以夜半撞鍾而成得鍾于道路而知其爲宮聲得鍾于涔陽而知其爲姑洗

鼓

鼓爲群音之先亦爲衆樂之節其文飾以龍虎其狀鏤以蛙黿其聲象以雷霆其迹篆以史籀雖無當于五聲而不得弗和亦有作于三鼓而遇戰必克者也原夫王侯有路賁之制殷周有懸置之稱爾雅著名有應鞞料麻之目周官列職有雷靈鼖晉之分籥章氏之音㰅司毛土伊耆氏之樂爰識蕢桴施于朝宁而有登聞施于府寺而有朝晡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昏夜之閒桴鼓在野警鼓在徼山中擊石而聲聞百里荒外蒙皮而震響八方天子臨軒而搗

以銅丸鑄師掌奏而節以金鐲扣臨平之石問于茂先銘南郡之銅獻以男子有伐龍山之木爲之者其鼓聲合鳴于桂林交趾有伐豫章之木爲之者其鼓類直奔至臨武洛陽憂羅浮之神鉦鑄駱越之銅馬看建康之鷺翥訝雷門之鵠飛禰正平解衣摻檛而色且無怍鏗爾金石之聲王將軍楊桴奮擊而傍若無人超然雄爽之致軍營之鼓不起李陵駭其氣衰天水之鼓長鳴姚泓驚其雄雌承乾聞玄素之諫即毀其鼓于宮中文正訪民家之妖立碎其鼓于庭下元魏置鼓于樓上以謹啓閉誠嚴戒晨馬周設鼓于

街頭以代傳呼亦便警衆兗州之檛鼓亂擊則盜無竊發之虞萍鄉之更鼓分明則官有循良之譽不然而如漁陽之鼓動地而至瑞安之鼓不擊而鳴其喪亡禍亂有不可勝原者矣

琴

琴爲音之先亦爲樂之統可以閑邪納正可以養素宣和士君子終身之所不離無故之所不撤非若鐘鼓陳于宗廟而列于簨簴懸也原夫伏羲氏之削桐爲琴也面圓以象天底平以象地鳳池四寸以象四氣龍池八寸以通八風而文武各加其一以爲君絃臣絃琴所自來久矣後世製琴者則有寒山太冥之餘龍門百尺之枝嶧陽挺生之奇洞庭聳秀之質攻諸古法製爲雅琴錯以象犀藉以翚綠徽以鍾山之玉絃以園客之絲按之成山水之奇音玩之作龍鸞之

異狀或自李斯涓子或自陳章楊奐或自姬剛李旋或自賀雲秦珏或自沈鐐張越或自郭諒雷霄而蓄琴者如蔡邕傅毅庾信崔駰沈玩沈振戴顒戴勃之儔鼓琴者如瓠巴伯牙田連成竅師文師襄子期子春之輩若琴經琴譜所載之琴名琴引琴操琴徽則縷指不能窮而更僕未易數矣爾其右手搏拊左手徘徊間關九絲伍昂再奏繁弦既抑雅調斯揚聞夜啼之烏見朝飛之雉松間因之風入石上於焉泉流駟馬秣而白鵠翔玄鶴舞而游魚躍風韻清遠惟擅品于柳世隆神氣冲和獨推能于阮千里閔子騫其

取鼠中郎驚其捕蟬和清徵而雲和聽鳴弦而雹毋落霞度曲浮磬調聲巧越嵇心神超羊體理重華之操咏先王之風發梁父之吟彈廣陵之散榮期可以樂孔子鄒忌可以戚威王雍門可以悲孟嘗相如可以挑卓氏孫登可以師叔夜賈午可以動應侯趙師可以步上京龍德可以見溫室盖至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此必有神焉存乎其間者而豈笙簫之能倫管籥之足聽也乎哉

瑟

庖犧之作瑟始于庖羲而成于軒后瑟者潔也使人精潔于心淳一于行也其柱移前則清却後則濁其音欲歡則樂欲戚則愁故弄柔瑟以含情𢪛瑤瑟以清骨士人當其無故則不徹而疾病則徹之儒者以爲害義則不鼓而操縵則鼓之有員山之靜瑟者疾風震驚而林木不爲動有清廟之古瑟者朱絃疏越而唱嘆有遺音援無射之三均調伯諧之五弄彈盧遹之四寶聽雲和之一聲禁之則增素女之悲作之則定群生之氣喜之則盎歌兒之召醉之則倚佳人之

傍齊民鼓之而歌趙女鼓之而善鼓之孔門而非鄙何以保七尺之軀鼓之冬至而黄鍾可以萃八能之士鼓之趙王而缶一擊不能忘偏鼓之懸鼓之齊庭而立三年不能易好竽之癖鼓之而狸鼠見雖聖人而君有貪心鼓之而鳳凰飛雖樂工而亦無急節自是而律呂可合忠義可思鬼神可通祖考可格君子聞湘靈之逸韻聆原野之清商蓋樂至此而極其工技至此而臻其妙矣

磬

夫磬作于無句而始于伶倫其音商秋其氣夷則王人行之而得成物之道君子聽之而思封疆之臣所以然者則八音以石爲君部樂以球爲首故三代之樂準于擊磬鳴球良有以也磬石輙多于少華山之陰鳥危山之陽而或生于泗濱九真或出于嵩岳涇水或産靈璧或産藍田犍爲之磬十六枚潤州之磬十三具翟泉之磬十四垂而浮瀛之磬來自瀛洲浮明之磬貢自山海闕里之磬鳴于孔子宅洞陰之磬掛于范成君懸黎之磬掛于騰光臺浮金輕玉之磬

縣于招仙閣有小磬大磬編磬之目有離磬笙磬頌磬之名有鳴之襄陽而七八里聞其響有扣之石室而數十里振其聲或輕若鴻毛或浮如萍藻或擊之素衣神人而稱爲妙絶或設之辟雝庠序而見謂禎祥鍾子期聞之夜而心悲臧文仲告之齊而糴于漢太學拊之而博士論難晉太常置之而樂工登歌斯不亦商頌之依聲而伯夔之遺響哉若洛陽僧房之石磬自鳴懼且成疾而人有知其磬聲原應鍾律者語解之而遂却病魔江南李氏之玉磬盈尺扣之極清而客有談及俗事殊屬厭聞者起擊之而聊代清耳吁此可以審音知樂此可以程器論人矣

笙

笙者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編竹爲之其中空以受簧也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而製笙者輙于鄒魯之珍得汶陽之孤篠或于河汾之寶取曲沃之懸匏于是乎象鳳翼以插短長摹鸞音以審洪細設宮分羽經徵列商銜明珠于帶垂舞靈蛟于振引延修頸以把按厭瑤口以陸離進飛龍而鳴鶡雞翔雙鴻而飛白鶴或竦勇剽急或流衍夷靡或布護徘徊或抑揚噓吸或始泰而終約或後悴而前榮或既往而弗還或已出而復入卑而不下高而不浮遠而

不攜邇而不逼如怨如訴如潰如離輟張女之哀彈留廣陵之名散歌東下之篡篡怒咏園桃之夭夭新聲雜陳奇韻横逸縈纏鼓吹羅網鐘聲唱發管絃導揚琴瑟王喬以之輕舉明君于是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悲而增歎聽之者不隱隱與畜聚之思而飄飄有伊洛之想哉聞之董雙成之侍瑤池也吹雲和之笙謝元卿之遇神僊也吹叢霄之笙而帝舜在位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夫作音以玉而使神人和鳳凰儀良非偶爾

簫

簫者中呂之氣而夏至之音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也其管嚴肅以召風聲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其制則起于女媧之世其辭則生于江南之丘其素體清靜而不喧其天性堅貞而不屈于是乎般爾施巧夔襄准音頌簫則一十六彄雅簫則二十四彄小簫則一十六管大簫則二十三管按之而徐尋其曲度撫之而廉察其賦歌削竹爲吟與謳謠乎迭和帶牙發響偕琴瑟以相參溫潤優柔有似于君子之度慨慷歊髗又類乎壯士之風其聲之洪者則周流氾濫含

吐并包洋洋乎如慈親之畜子其聲之妙若則宛轉逶迤順叙卑迖兢兢乎如孝子之事親仁聲則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武聲則若疾雷動盪憑陵而見威時而奏之歡娛莫不欣然傾聽寫情暢神時而出之悲切莫不愴然累欷撇涕抆淚管饒而知氣促叙拂而覺唇移絕弄而混笙篪長唫而合鼓吹狼戾者聞之而平易饕餮者聽之而廉隅迂滯者感之而瀟跡躁浮者化之而恬澹即使秦樓按拍仙史成音漢帝發腔馬生刻木所爲上下宫商迴翔鸞鶴者無以踰此矣

仙人以九靈簫自娛其聲輙達四十里秦女以好鳳簫飛去其事遂傳百千年張駿壙墓之中發得玉簫一具唐皇梨園之内獻有玉簫百枚簫聲起于康王谷間當雨天而雜笙笳之響簫竹生于慈母山上給樂府而留鼓吹之名

笛

笛始于伶倫而作于丘仲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而納之雅正也盖取諸昆谿之陽雲夢之澤平陽之塢高遷之亭見其奇篠異幹罕節簡枝而爲之有三孔四孔者有六孔七孔者公輸善其制而王爾盡其妙師曠取其雄而宋意得其雌起自羌人有飛鴻流水之狀傳于樂府有折柳落梅之名可以怡志暢神可以宣猷協德可以寫神諭意可以感物通靈爾其吟清商追流徵奮玉手擒朱脣聲徹洞房宛轉度雲窓之下韻凝高殿逶迤出黼帳之前既將歌而繞梁亦

逐舞而廻袖忽從弄以危短乍調吹以柔長聲悲隴上之吟響切山陽之曲調高而時慷慨聲變而或凄清于是時也趙琴輟謳齊竽息唱李長比律子野叶音聲襄弛縣瓠巴輯柱伯牙罷操綿駒毀弦感金谷之佳人泣瓜州之賈客反廣陵之潮汐解胡虜之重圍愁道傍之孤兒激軍中之壯士和門生之雅吹思隣人之舊情蓋至鵾鳴龍嘯石裂雲穿而其嘹亮清越之腔浩蕩流離之致不下胡床之作三弄而亦可稱開元之第一部矣彼聞太常伶人之樂而知其日之臥吹聽官府雜觚之詞而知東巡之不返此雖精

鑒未足深奇若神物期梁伯語于空中而授緑珠以遠歸之曲仙人挈明皇遊于天際而從上清得紫雲之章李謨之遇老人奏一聲而湖波搖動呂筠卿之遇老父終一曲而魚龍震驚則又異矣

箏

世傳箏爲蒙恬所作而原夫箏之爲器其上圓以象天其下平以象地其中空以准六合其絃十二以擬四序其柱三寸以擬三才揃之則八風來鼓之則五音發此乃仁智之器非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開思而運巧者也爾其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按度中之楷模撥指下之律呂大與小附重發輕隨追赶促彈抑危悬擊周旋出入反覆去留既陰沉而陽升亦剛伸而柔屈方依歌而轉韻遂推故而引新當斯時也鍾期按絃伯牙擊節后夔創制子野考成調純

扇之麗詞唱葛天之高韻看春風之動柳玩飛花之入窓詠騶虞與鹿鳴讃幽蘭與白雪手濕而移輕柱風燥而理繁絃有始有終或離或合無盈無縮不疾不徐陳寶器于綺羅命麗人于玉席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珮重步遲腕凝紗薄霜初緊而鶴別月正懸而烏啼和西舞于荆妃逐東趍于鄭女將令長廊之瓦墜地可使梁上之塵染衣即酒闌須笛而意氣激昂侍宴撫歌而聲節慷慨無以尚之而所謂發新聲奮逸響者可稱開元第一手而亦不落雍門第二流矣

琵琶

琵琶者本於胡中馬上所鼓推手而前引手而却遂以琵琶命名盖取諸嘉木如丹澤龍門者而爲之乞彼巧工如公班王爾者而製之也其器外實中虛原天地之象盤圓柄直酌陰陽之宜翠虬昂頭靈龜聳背梟則齊州之丹桂柱則梁山之象犀格以瑤枝撥以玳瑁既絲縈而綺結亦錦燦而文成爰有達人演玆奇器候八風而運軸感四氣而鳴絃玉柱的歷以星懸金華徘徊而日耀應淸角之高節發號鐘之雅音處靜躁之中權持客踈之機要哀聲內激沉氣外

宣聲備宮商韻包徵羽寫廻風于洛浦橫却月于天河滿而不盈離而不散洸而不重浮而不輕意緒傳之絲中春情寄之曲裏香浮羅袖掩抑幾重之悲韻逐朱絃權藏千里之態忽彈下柱旋轉上腔倣莊公之倍簧儀蔡氏之繁節泣烏孫之公主愁紫塞之昭君雙鶴之吟紆餘三秦之調骯髒不令好和者唱讃而善聽者咨嗟也耶若琵聲琶聲王瑪知其多少之數左手右手曹家擅其運撥之奇李謙之獨揮能令鬼物擊節于窓外顧尉之善弄每使鵾鷄潛聽于籠中唐世貞元之年康崑崙之師試彈一曲而知本領之雜邪聲遂令讋服隋煬江都之役王令言之子新翻一詞而知此行之必不返已而果然斯亦可謂聖于音而神于樂者矣

箜篌

箜篌之樂或云晉世師涓作于桑間濮上之地或云漢時侯調作于太一后土之祠或云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作于狂夫被髮提壺渡河溺死之後今亦不知所自始美總之坎坎之節靡靡之音也考其制則鳳首龍身金纓翠絡其體則嶧陽之幹其絃則烏號之絲徵班輸而製形命伶倫而調律散宮放羽攄徵騁商宋女揮彈吳妃按引衫迴半障釧響全鳴捩遲而每挑吹弄急而時催舞憑繁絃以躑躅陵危柱以頡頏平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道難怨蜀

路崄悲泰永日悼行邁之離秋風嗟歲時之速湖上颷沓而雅致前溪藏摧而懷歸邈漸離之高歌起子野之白雪盖器雖不同于琴瑟而聲亦有叶于笙竽故漢靈帝好之而抱于懷中有兩手齊彈之技徐美人善之而彈于卧處有明妃出塞之聲李生夢見陸家女于坐中而識天際歸舟之朱字文韶遇王家娘于月下而彈風吹葉落之歌詞有客扣陳緒之門其妾彈之而出聲焦細者歷三年而別去有神見兗州之地其嫗彈之而聞人歌絃者輙起舞而不休斯亦已奇矣

笳

笳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故曰胡笳在昔李伯陽之入西戎曾美其音于貉俗張博望之入西域亦傳其法于中原故始之以摩訶兜勒一曲遂因胡曲更造二十八解謂之新聲而成出塞入塞折楊柳十曲皆李延年之爲而爲胡笳一十八拍者蔡文姬也爲胡笳三十六拍者王昭君也盖自越鳥惟南枝之戀胡馬多朔風之懷于是人情有思而物類斯感取葭蘆以制器調唇吻以出聲發清羽而激濁商吹東角而動南徵潛氣内運浮響外盈倏爾却迴忽焉前

引酌剛柔以並用調律呂以相宣小之合于管簫幽之比于琴瑟泰山歌其長曲梁父吁其哀吟似鴻雁之將雛如蟋蟀之欲振或氤氳以和懌或漂淫以輕浮或遲重以滯洗或悽愴以燋殺放鶤雞之妙弄擲飛龍之奇吟散白雪之清音垂幽蘭之逸操千人歌而萬人和南閭拊而北閭鳴烽燧初驚邊聲亂起即正喬吹于避亂之時羣胡皆倚泣而遁去越石奏于被圍之夜衆賊皆涕流而解圍胡笳所通夷虜猶爾以此知聲音之感人不淺矣

歌

歌者人之聲人以聲吟咏有上有下有濁有清所謂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如齊之謳吳之歈楚之艶是也昔者葛天之八闋夏后之九招有虞之南風陶唐之擊壤穆王之黃竹西母之白雲文王之聖明尼宣之梁父箕子之秀麥夷齊之采薇歌所自來矣若易水歌而涕流秦川歌而腸斷雍門歌而梁繞麗人歌而塵飛甯戚歌牛角而齊相辭四皓歌黃鵠而太子翼曾子歌商頌而滿天地漢宮歌出塞而入雲霄犇隴歌而涕泗零無射歌而車馬賜拾穗歌而林類隱

彈鋏歌而馮驩歸抗音歌而潘岳閒居撫弦歌而阮瑀辭召津女歌河激而夫人聘長卿歌琴心而文君奔東平歌而蜀主留飛蝦歌而越王別擁揖歌而錦被覆舉袂歌而曼聲傳舒氏歌而泉流老姥歌而倉鄉烏孫歌而思土明君歌而念鄉團扇歌而見郎羞負薪歌而出婦去西山歌而白日落大陵歌而奇舞來總之善歌者能令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樂樂者悲規廉者蕭踈放達者循察貪榮者退世惰慢者勵身而有能潛氣內藏哀聲外激如抗如墜欲合欲離發天樂之清音傳廣陵之遺散咏東下之纂纂吟花上之盈盈則方其吐角含商動唇激齒而已千人唱萬人和矣豈必識其姓名而後知美美變其節奏而始稱奇哉

舞

旄舞制于庖羲干舞制于軒后兩階之舞自虞氏六成之舞自周人蓋以俯仰張翕之容行綴短長之制節八音而運八風者也舞有帗有皇有旄有羽有周有趙有鄭有灑有拂有人有三巴四時七盤百華有迴鸞縈塵折腰翅袖有象箾南籥有咸熙章斌有文始五行有雲翹育命有鳳翔靈應有羨水白符有六合還淳有一戎大定其進也疾徐有節其歌也賡和有章男則踴躍逸豫凌厲矜莊女則窈窕翩躚委迤詰曲嫗頊足而立峙鎮昂首而軒翔奮長袖以颻迴

擢纖腰以烟起或斷或續若往若還軼態橫生瑰姿譎發徐來而翻應節亂去而反成行響玉砌而遲前度金扉而斜入裾如飛燕體如游龍驚如翔鴻迅如孤鵠千童而舞八佾二女而舞雙蓮動無遺姸止有餘態可謂妙于絳樹而麗于陽阿矣

十五而屬平陽之家二八而聞淮南之技趙后體輕而舞于掌上羊姬腰細而舞于掌中教坊之大娘舞竿小兒持鋒節按之而其容旋繞廣延之二女舞袖昭王以纓綏拂之而其致飄颻腕動苕華身隨如意披雲而迴綺袂映日而轉花鈿目流睇以迴波眉婕娟以增媚曳綃裾拖瑤珮簪羽釧珥鳴璫弱步逐風而吹嬌情因曲而艷扇開則衫影繚亂巾度則履行蕭踈殯鬓雲垂飛鉛雪落盖笑動千金之態而衣傳十里之香者也

延年之舞絕世歌之而傾國傾城刑大之舞爭神斷之而爲日爲月偃師之東刕以手而穆王怒其招釆明之冠幘以簪而齊武去其筆西楚拔劍而起舞者蔽之以身東夷荷矛而時舞者助之以氣李陵之别屬國起舞而興異域之悲王智之銜伯喈罷舞而致中常之謗謝椽之爲鸜鵒舞也俯仰旁若無人是謂

之傲寇公之爲柘枝舞也賓從會必盡日亦謂之顛
甘興覇不忘雙戟之舞以報侁陶恭祖不爲轉身之
舞以求勝若紫袍而舞高麗者竟以取容姍笑列卿
而舞沐猴者幾以失禮祓彈酒酣而舞回波者袒爲
學士榮身體肥而舞入風者至于五經掃地風斯下
矣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三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四目錄

經史類

經　易
書　詩
春秋　禮
諸史　諸子

後學錢爾順
陸翔麟
門人李日用
葛裳

姪　何如𢍰校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四

皇明雲間何三畏士抑父著

經史類

經

經自尼宣刪定贊修而後亦旣炳若星日流若江河矣說者謂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講經無失遂能奪席此漢之談經者易有施孟梁丘張彭翟白書有歐陽夏侯鄭秦李假詩有齊魯毛韓春秋有左穀公羊禮有戴慶徐橋而書又有杜林作傳賈逵作訓鄭玄作解詩又有鄭衆賈逵作傳鄭玄作箋周官又有鄭衆

傳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春秋又有何休作公羊墨守王氏膏肓穀梁廢疾蓋詳哉乎其說經矣而五經無雙則稱許慎五經無對則稱陸又五經指南則稱王元感五經縱横則稱周宣光五經通論則著于獻王五經通義則輯于劉向五經異同則講于白虎論于石渠四經選受則試于太常說于博士許懋之經笥房暉之經庫任宋之經苑鄭玄之經神林敏功之六經該通周續之之十經淹貫此雖訓詁章句之學而要之皆羽經者也非離經者也若揚雄之作太玄衛元嵩之作元包馬融之作忠經王通之作中論是皆非聖人而作經者其能免于僭竊之譏奴婢之誚哉五經之中有樂經者今且不知所效說者謂五經之表著漢儒不爲無功樂經之淪亡漢儒不爲無罪而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諸籍並列于經如王吉王悱郭璞程會諸家亦爲之註讀經者採其大義而究其旨歸可也

易

葢自伏羲仰觀象於天天應以文章鳥獸俯觀法於地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始作易而畫八卦焉嗣後神農重畫之黄帝堯舜引伸之文王爲彖周公爲爻孔子爲十翼而總之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其辭文其旨遠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微所以定吉凶示悔吝彌綸天地幽贊神明極天下之至精極天下之至變者也秦皇焚書而周易以卜筮不廢漢世習易而諸儒以訓詁表章校讐之以九師重定之以五子奪之以五

十席衍之以十三家列之以上經下經窮之以奇數耦數疑之以七事九事釋之以千言萬言易用互體者崔憬虞翻易用五行者京房郎顗傳易者如王肅贊易者如鄭玄說易者如范升景鸞解易者如焦贛荀爽爲易林者如管輅郭璞爲易論者如王弼注丹爲易叅同者如魏伯陽爲易占候者如焦延壽爲易註疏者馬融宋衷干寶陸德明之輩爲易章句者丁寛孟喜施讐梁丘賀之流蓋或承其師門或舉其大義或究其指歸亦或流于災異或雜于黃老或涉于讖緯而易道之廢興盛衰大畧備是矣自程子之傳行朱子之本義出而後知宋儒之學精于理非若漢儒之學長於數而已也聞之有未畫之易易之理有既畫之易易之書故曰善易者不占又曰善易者不論易嗚呼其旨深哉

書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若楚靈王之所稱三墳五典者左史倚相猶能讀之是其書亦有傳矣而孔子之序書不錄唐虞已前者以其世尚洪荒而事無所攷斷自唐虞為始者以其運際中天而道有所憑故於堯典舜典可以觀聖焉於大禹謨皐陶謨可以觀忠焉于五誥可以觀仁焉於洛誥可以觀德焉于洪範可以觀度焉於禹貢可以觀事焉於甫刑可以觀誡焉傷周道之既東而屬望於魯于伯禽費誓則錄之慨王風之不競而懼入于秦於穆公秦誓則取之總

之古帝王者其治渾渾噩噩而灝灝如遂以此爲千古治統其心兢兢業業而翼翼爾即以此爲千聖心傳所謂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具此書非耶奈何道既墜地而全籍焚于秦坑猶幸文未喪天而微言存于漢壁或從口授而時且九十餘歲或從師傳而時方十歲或自儒生而得傳二十九篇或自女子而得獻一篇故有古文之尚書有今文之尚書有大夏侯之章句有小夏侯之章句而其學有桓君平當牟長丁鴻其學有秦恭李尋許商孔霸而其他爲之註傳者如伏生馬融周防李顒王肅王粲劉向劉陶不下百

萬言亦無慮百千卷而類多得失異同之見不免穿鑿附會之譏其於聖經宗旨何如哉至宋儒之註者百氏而朱子之取者四家然王安石病于鑿蘇子瞻病于略呂祖謙病于巧林之奇病于煩晚年環視門人乃以屬九峰蔡氏而後書傳有屬經義得明矣讀書者其有所折衷可也

詩

詩者志之所之也詩言志而太史氏採之所以觀風俗而知得失詩諭志而卿大夫稱之所以別賢否而見盛衰也詩以風雅頌爲三經以賦比興爲三緯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四始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際而當孔子刪詩時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之卜子夏而迨經秦火亡者有六存者三百有五學士尚無分門而漢儒始岐爲四矣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始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始于徐敖而

盛于毛公魯有褚韋張唐之學而習魯詩者李業魯
恭包咸魏應陳重雷義之屬是也齊有轅固師伏之
學而理齊詩者后蒼蕭望之伏黯伏恭馬援景鸞之
屬是也韓有王食長孫之學而治韓詩者郅惲劉寬
薛漢召馴趙曄鄭玄之屬是也毛有貫解陳謝之學
而授毛詩者魯申李克鄭衆賈逵馬融衛宏之屬是
也其後義疏作于孔穎達詩譜作于鄭康成纂義作
于許叔牙指說作于成伯璵箋音作于劉獻集解作
于顔歡同異作于孫毓拾遺作于郭璞齊魯韓三家
之詩盡廢而毛詩獨傳至今則豈非諸儒羽翼之功
而盛世表章之效哉至宋歐陽氏王氏呂公蘇公互
爲發明皆有註釋然自朱傳既出而經義始明讀詩
者奉爲蓍龜言詩者遵爲尺度矣

春秋

春秋魯史策書之名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而列異同也仲尼因舊史之文裁而正之以口授諸弟子弟子左丘明者乃爲之傳以歷嬴秦而逮兩漢之間自左氏而外有公羊穀梁始分爲三自左公穀而外有鄒氏夾氏又分爲五新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而兩家遂廢于是左氏公穀之學次第而立于學官矣厥後鄭康成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而公穀浸衰左氏輒顯矣說者謂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

則當習公羊穀梁又謂左氏傳事不傳義詳于史而事未必眞公穀傳義不傳事詳于經而義未必當而公羊與左氏有今學古學之分穀梁與公羊有魯學齊學之辨左氏之學如賈逵董遇王肅杜預鄭衆劉寔服虔諸人而爲之集解者則杜預也公羊之學如胡毋生董仲舒嚴彭祖何休高龍孔衍王愆期諸人而爲之註釋者則何休也穀梁之學如尹更始段肅唐固麋信范甯徐邈沈仲義諸人而爲之集解者則范甯也孟光不好左氏而好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鄭玄通公羊又徒業而受左氏賈逵謂左氏

又兼經而通穀梁仲舒以三百餘事申公羊而何休以六百餘事詘左氏賈逵以四十一條申左氏而鄭衆以一十九條詘公羊蓋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左氏善于禮此皆其所長公羊失之俗穀梁失之短左氏失之誣此皆其所蔽即互有得失相爲是非而總之春秋者尊王而賤覇内夏而外夷敦典而庸禮命德而討罪嚴于華衮斧鉞而炳于日月星辰豈非所謂大一統正三綱之書哉善乎胡氏之傳春秋以爲史外傳心之要而曰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也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也著權制則極乎易之變與常

典則體乎禮之經也斯于春秋得其深解矣

禮

攷之周禮儀禮皆周公著作之書禮經則周禮威儀則儀禮而禮記則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之由或兼記仁義或雜序得失而爲之者也蓋當漢武時得河間王所上五篇其籍即入于秘府當漢宣時得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其業寖明于后蒼即今之周禮儀禮而自漢禮書雜出二百十四篇及刪之而爲八十五篇又刪之而爲四十六篇又合之而爲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是已爲周官之學者如馬融傳玄陳邵于寶崔靈恩伊說爲儀禮

之學者如袁準孔倫賀循杜預蔡超宗陳銓爲大戴之學者如游卿徐良蕭奮爲小戴之學者如盧植徐邈魏徵學兼三禮者如鄭玄元延明賈公彥學兼二禮者如沈重王元度司馬伷而他若何承天之禮論董景道之禮通傳元之周官評孫畧之周官駁成伯璵之禮記外傳傅隆之禮記要抄皇侃之禮記講疏庾蔚之禮記畧解荀萬秋之抄畧丘敬伯之異同樂思忠之攻疑賈景伯之解詁以彼諸儒有此撰述非不佃漁六籍網羅百家東探石筴之符西蠹羽陵之簡有古學今學有南人北人嘗共氏而分門亦同經而異注或精而不博或博而不精或据摭前儒因循故事或徒盈簡牒實鮮菁華其于古聖作經之旨其有合乎否耶至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周禮儀禮之帙盡廢于學士先生朱考亭作通解編引傳証經而喪禮祭禮之篇别成于勉齋黄氏此亦禮經盛衰之會興廢之由而今所用陳澔禮記集註者雖摘句尋章間憑自己之說而宏綱大指多證名儒之言亦未爲不得記禮者之意而經爲不亡矣

諸史

史之體有三詩書春秋是已書者二帝三王之史詩者周與列國之史春秋者東遷以降列侯五伯之史而書則毎事別書以具其始末是爲紀傳之史史中之經也春秋則隨年通紀以次其先後是爲編年之史經中之史也後之作史者紀傳之體以尚書爲宗編年之體以春秋爲祖如司馬子長之史記班孟堅之前漢范曄之後漢陳壽之三國荀悅袁宏之東漢西漢以下至宋齊梁陳隋唐五代宋遼金元諸史皆所謂紀傳體也如司馬温公之通鑑朱晦翁之綱目

劉恕之外紀金履祥之前編李燾陳桱之長編續編以上遡吳越楚漢虞氏呂氏孫盛吳兢諸春秋皆所謂編年體也總之載一國之興衰治亂編年爲詳載一人之善惡是非紀傳爲備史爲國而作其編年最優乎蓋書揚前議論之詞列紀有時政錄柱下見聞之實則註有起居類而次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所以發揮幽昧包括古今補輯闕亡網羅放失論衮斧于已往垂蓍蔡於將來成一王之法程垂萬世之準則也古之以直筆稱者齊之南史晉之董狐其言有貶有褒其義無隱無諱而後之史官如書至唐太宗穢德忽有黃袍見前而曰陛下寧取臣頭不能奪筆書至趙太祖陳橋忽有雷霆震几而曰老天寧擊臣臂不能易辭二公者其千古之遺直殆庶幾焉而他若王沈魏編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斑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編摹之奸究紀載之貪人作史者可以誡矣

嘗讀史而有不能無疑不能無議者羿本叛臣而皇甫謐稱之爲帝羿魏本閏位而陳壽列之爲正統何也蔡琰爲胡婦生子比歸乃再醮人適董祀而范曄傳之列女賀知章以八十老人搆病乃爲道士乞鑑

湖而宋祁傳之隱逸又何也若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而史皆隱之猶云爲君人者諱至史稱張歐未嘗按人而鼂錯父母妻孥皆論棄市可謂不按人乎史稱于定國民謂不寃而當年韓楊趙盖皆斷劾刑可謂無寃獄乎如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不言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言領修唐史諸如此類其爲史失也不少矣及讀班固漢書其中所載夏桀殷紂同一暴虐也而獨夫加罪一等飛廉惡來同一黨惡也而兩人相去二等以睿聖之衞武公而與徐偃同列以出亡之楚太子而與崔杼同科觿子産晏嬰爲稷契之儔敘樂毅王翦爲方召之侶抑包胥于伍員之下擬商君于子皮之前夫孟堅世稱良史才而其表古今人物是非不無差謬爾爾又何以責之其他史臣哉

陳壽之作三國志以諸葛武侯之輔蜀而謂不長應變者盖因其祖嘗在門下爲書佐得罪而撻以百下弗貸也故以爲憾而有此詘言以丁廙兄弟之負才而竟不爲立傳者盖詬其子當爲尊公立佳傳請米而索之千斛弗與也故以爲嫌而斬此椽筆至于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而按黃氣見于秭歸

羣烏墮于江水益州言有天子氣成都言有景星出
蕃令史籍不載此事安得從而書之總之其人無直
心而有謗舌若謂此史一出可以湮沒丁氏之盛名
可以汚衊武侯之相業可以斬絶漢家之苗裔可以
詆毀蜀代之史官而竟爲天下後世所非笑嗚呼以
此爲史不如無史矣

魏收作元魏史凡一時同修者皆餙以美言而平日
有嫌者多沒其善行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緣
舉之當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此其人所以爲輕薄
見其史所以爲穢史而衆口諠然也晁以道嘗讀魏
書謂魏收幸以壽終且無惡報得文貞之謚贈僕射
之官以此攻韓退之而避修史之說不知當收死亡
乃以史筆多爲人所銜恨齊亡之歲竟發其墳冢棄
其屍骸其報不爲不慘矣而以爲無人禍無天刑乎
噫可鑒也

諸子

自聖言遠而大道微奧有百家競爲異説而諸子之書出矣諸子稱子者標心上古洞究旨歸越世高談自開户牖筆瀧灑而雨集詞溶瀁而泉流理汪濊而淵深氣滴沛而盈溢此誠素相之事入道見志之書所謂世無一卷我有百篇世無一字我有萬言者也若老聃莊周列禦寇荀况若鬼谷關尹呂不韋韓非若鬻熊程本孔鮒魯連若范蠡虞卿晏嬰管仲若楊朱墨翟桓譚周長生劉安陸賈若劉向劉歆賈誼董仲舒楊雄王通其所爲道德南華天瑞勸學説難孤

憤太玄法言繁露玉杯新序說苑呂覽鴻烈新語春秋凡此類者其言或返于自然或極于宏肆或神通易卦或變極陰陽或較能入悽或鳳皇吐口或文成河漢或字挾風霜或以下帷發憤而成或以失意窮愁而著故讀者稱其絕俗識者謂其鴻儒上之爲文王師次之爲漢代鑑左右輒稱萬歲國門可懸百金太史公願爲之執鞭秦皇帝欲與之游處蓋其詞之富者殫思不可損其理之約者含毫不可增其最醇者如珠璣在握雲漢爲章其小疵者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即出規入矩總成一家之言而漱芳擷華亦

屬千秋之業斯足以廣聞見助發揮而何止嘗鼎臠啖鷄炙而已哉

新刻何氏類鎔卷之十四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